布衣陳先生存稿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三

奏疏啓書

乞召對疏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

奏為建言事臣聞布衣廷對茍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者先儒許之以為可尚矧宋程顥氏大儒也為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厥後朱熹氏序顥年譜亦不以為非而録

之豈非是又一道耶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
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而實無圖富貴
之心也故亦敢效程氏故事焉且臣所以有言
者非敢自專也奉
明詔有時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此
聖朝大開言路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仰惟
盛德之至為何如哉臣竊以為時政得失固所
當言而風化者時政之本也其得失則尤所當
言焉但本領大事非

臣陳不可臣伏望
陛下不以臣為卑鄙至愚而忽之乞於萬機之暇
賜一詔見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仰臣得一陳
其鄙見焉然無他只是欲正士習以淳民風復
三代之一事亦簡要易行者也如所言不當甘
受重誅無悔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
聞伏候
勑旨
天順三年六月初六日投通政司本月初八日

早
朝封進是日晚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正風教疏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
奏爲正風教事臣切惟今天下彌文矣故臣不
敢更飾浮詞而輙陳鄙見焉臣伏覩丁丑科
廷試策見
篇首之問有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爲上者

德爲下爲民令何其立功之志弱利祿之心勝

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必著其失安在臣即

是而觀甚知

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其終篇又曰今欲士正

其習民淳其風庶幾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

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

聖志將大有爲可謂千載一遇之間而天下萬世之

福慶者也故臣謹採先儒之説爲小書一卷題

日程朱正學纂要來

上亦竊效

廷對之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興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為教殊不知俗學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為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為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一二年

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

重人相習尚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

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

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

大學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間主於爲學者自

補而言然司教化者

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

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遍廣大尤足以盡朱

氏立法之意哉況以心學既明不惟有以正士

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真傳俾
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聞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
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
方今
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
東宮之聖學者哉 臣 布衣至愚且老癃風証瀕死之
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
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未莫大於此故 臣 願效一言
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

聖裁儻可採而行殆能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

之至謹具以

聞

天順三年六月初十日赴通政司投進本月十

二日晚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

上東宮啓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晟謹

啓爲正風教事臣至敬無文輒陳鄙見臣奉

明詔言得失得失之本莫大於風教故臣承父師之命謹採先儒之説爲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今謄二本一以謹進

皇帝闕下一當謹獻

東宮殿下臣愚未知所裁儻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謹具以

聞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 此疏欲上未就而卒

臣竊謂今學校所習業者二事之合百世之公

論而曠代之盛典也然而宋元皆未舉行者治天實秘之以有待非宋元不能不欲也宋大儒皆倡明道學者也而繼孟軻氏大正統者則惟取程顥氏程頤氏兄弟二人蓋合為一人焉朱熹氏則有定論者也朱熹繼程氏此又不待論而天下共知者也之三大儒者其崇祀之禮宜升位於大成正殿列在鄒國公孟氏之次配享春秋大祀使天下後世號之曰四配公論所在孰曰不宜而宋元徒知追封公爵而其從祀乃

在西廡之下漢唐羣儒之末與吳澄許衡輩相
為伍此前朝失舉之大典我
朝所當必舉者也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是大莫大乎學校正教也而程朱氏皆有立教
成法亦大典也而宋元亦未之舉行至我
英宗皇帝勑學校始有主敬窮理脩己之文與程朱
教法相表裏此天久閟於彼而畢待於我故我
英廟有此大勑耶則天眷異我
朝者至矣惟配享之與夫舉者此又天特待於公

陛下之今日無疑矣故臣敢奉天而來請也尚有

書一帙皆集程朱等儒教法名曰正教正考會

通庶幾足以羽翼

勅教俾實行於天下學校者也故敢亦裝裁成卷隨

本來

上如蒙

准言乞

勅諸大儒臣通會識之是非當否必有定論與後世

公論相符如

賜施行天意慰哉然正教也配享也皆程朱氏本意非臣敢自妄言也臣無任昧死之至

上當路書

愚忝以膚學蒙衆僉舉爲衛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竊採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爲此規蓋將以羽翼

勅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爲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家

實啓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也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既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而程朱不敢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泯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當路所阻遏而必以正教爲請者盡在已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爲禮部所駁閤亦必以條制爲請者亦盡在已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乎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況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已發之豈敢無和之

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邵伊川再獻之又邵是
邵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拳拳者何如而宋
乃如此至於元又巳知程氏爲聖賢而學校盡
誦其書矣而猶不舉其教者元棄天之罪殆浮
於宋蓋宋不智元不仁者也兹宋又有朱夫子
出深知程氏雖大爲僞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
以授其徒既取此教著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
以露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不和不敢三獻而
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于書四百年矣竊

無一人躋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達程朱而不敢省耶既誦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恝然耶雖力不能爲伸其志而慰之要亦須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達者能者或爲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

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爲深
痛也洪惟
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懲宋元棄天之失卻氣
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爲奉天之舉故伏覩近年
勑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醜宋元之委靡不
足與有爲故奪其命以與我
朝宜
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
覩

成周之盛而

國祚之延永又過之者亦必自此

勑敎始也蓋周之敎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

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

不爲天之所佑而我

朝爲智之盡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敎如

勑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不免循累於俗習安

能必其一一趍

勑而歸於正哉若一有不正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

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真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之同爲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已豈敢有邀名喜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同懼之心者是望倘垂是正爲千萬世幸是禱

再上當路書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憂當世崇科舉而妨學也
之正教於是立爲學制一篇請行于朝其法專
欲隆正學而革俗弊甚爲子朱子之所取者也
然自宋元以來皆未舉行豈天專有待於
今日耶洪惟
道運天開
明良慶會伏覩
勅學校書拳拳以主敬窮理脩己爲首訓以口耳浮
靡之習爲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其

所謂大哉

皇言者矣而宰衡諸公亦皆祗承

德意又真所謂

明良幸會者矣其爲學校風教之幸何如哉雖然學

校幸正其教如

敕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

雖有正教不行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

也士既以文辭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文辭不

可得也故河[illegible][illegible]議於朝縱未假絕舉選制[illegible]

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
選舉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
例然後定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爲主而文詞但
第其出身畧見經業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戾
其所教士既以學行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學
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教之正文必本乎考之正
然後正教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君天下而
欲復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
先儒所欲革而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

兼在於貢舉也明矣不可不嚴立正教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教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經曰積豕之牙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

今日可謂待得所待者矣

皇上勅之宰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教者至矣愚於天順已卯應

詔上書

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端國本澄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乎正教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擇會通二條以獻倘可削正而請行之亦風教萬一之助狂妄罪深逃避無所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三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四

書

答蒙菴林雍行人書

蒙菴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為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為難國可治也而家為難家可齊也而身為難身

可脩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爲尤難也是故君子之患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患而得之則事業之廣必有自然之感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裨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擴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

表此進白諸

朝其閔文字末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

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illegible]

營度深更鶴唳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詰闢

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

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

舉其有合於此也雖弱質不立昏憊顛倒

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爲道茲聞遠回深爲

欣慰柰微軀纏疾不便趍詣負過負過倘

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弁卯心學以

資不逮則爲至幸謹脩尺素遠致微忱伏

乞以道自珎益跻高明不具

僕承手教焚香三復悉矣子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克乎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子之學也豈勝贊喜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

京國又儒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畧有此意惟太學師覸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盡耳日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

復誰望哉僕生窮壤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爲殊不知所爲者止是利而已多益跖徒之事也及既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道不知所向既而年漸貧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况望其能覩奥乎恐其終爲門外僕而已矣柰何柰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爲世俗所大非笑也爲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爲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也其得罪於聖門爲何如

哉僕爲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
請蓋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蚕食天壤而
讀書有用矣過蒙誤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
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子之道也僕從今
永爲宗主幸終教之哉僕至
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畧曰 臣 聞布衣求廷對苟無
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儒許之以爲
可尚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爲布衣時亦嘗不待
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有以[illegible]至

信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爲非而錄之豈非又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切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圖富貴之心也故亦竊效程氏故事焉云云自知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論故假程子爲地步而先占之文過飾非如此殆益爲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客論朱子一人也詰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

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為可戒程子為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盡非者也況僕之請關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已之道也請行已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類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脩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為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爲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于我

朝猶一日中間賢士大夫之學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爲伸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含昧隱忍 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同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

書既上得

旨禮部看了來說

京師練事者多議曰此

旨已有七八分准言矣而亦有相慶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贊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黙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

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敢不避而喋喋冒瀆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壽至禱又過承垂念而以不及下顧爲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荅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倘如不棄肯與一會俾叩心學以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

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既曰不逮則是既已有之矣但未逮其至耳夫既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充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子欲為心學乃坐召其師以叩之向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輙應之直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术者也吾子

爲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予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豈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謔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辰下大寒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雍行人書

附呈書一通蓋欲以奉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爲詳正有不安處即增損塗竄示下此亦爲斯文風教之事願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

地間隱然一囊惟有綴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補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鑰匙者也必舉此然後程朱爲有實功于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切不自揆而昏昏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殁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犯冒盡士大夫之非笑且怒而不顧此豈有一毫爲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嘗言而不言而蹉過以死則無

今向去遂文三四百年無人肯爲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爲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龔郎示下賜來香蕈顧恩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尊候多福爲慰瑛旅食　京師　林蒙菴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吳康

齋之門蒙菴歸必能道其事　瑛因獻草得抄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抄寫今冬此書可完若於上面用功當有見處安得載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菴　京邸與　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圖於先生足見為友拳拳之意相見有誨言幸遠賜示不備

舊歲在榕城附書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愚謂朱子之學手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真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爲己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　僕杜仙溪作

吊見廷綱守制嚴謹君終始如一可爲禮俗楷

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與翠渠周瑛書　　　理學名臣

昨日令弟來自莆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爲令

堂慶矣至如所以慶足下者則今名位已見定

惟益修實學以充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

朱子將易簀拳拳以遺書囑勉齋黃氏者必是

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某豈勝欣幸所謂用功

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切意朱子平日精力

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足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嘗已有所見否愚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若未有所見則恐遂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為已之心又能居敬而窮理使二者交相養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

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間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填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間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填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然恐當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覺悟自得事立定規模間架然後填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釐正程氏遺書而又序之其畧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云

焞以是書而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游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既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楊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

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爲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於大學或問所詳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爲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以質

以崇德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覲則僕得覲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縷縷煩瀆敬如初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四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五

書

答聰齋周軫舉人書

聰齋來書云軫於先生與其趣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斗之私未嘗不惓惓也蓋蔡琰居胡亦豈不知義之所在哉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乘俗陞沉動以古人爲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土苴見諸論著字畫軫因族叔琰獲見聞一二亦足以

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前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為末歟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軨不能脫俗學竊意嘗披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庶幾韓子倒學者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環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軨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漸熱惟冀

道自愛

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為喜幸何如但謙

巳甚善多有過實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歎

古崇道之心孟子所謂豪傑猶興者殆子乎僕

嘗遊萬里遠

京師在處輒詢訪此人良不可得不意近在吾

閩中甚喜甚喜恨不得一見也所謂欲搜剔聖

賢微言緒論而紬繹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

蓋搜繹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

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探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紬繹之者以為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强以紬繹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紬繹之於繭絲為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為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此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求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粗之處無不到而脫然邁得其妙於吾胷中乎妙有不遠

得則雖曰紬繹猶未紬繹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繹到八九分只一二分繹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旣不能繹則其所繹者八九分皆其粗者耳得其粗昧其精雖謂之全未紬繹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繹譬如印板印出一張糊模則張張皆糊模必粗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爲一廣大者也故旣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

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夫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真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覩奥皆有明徹惟此最爲要法誠不可不先

而力求者也䂓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苟前定講明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所貴者不爲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既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乎天衆人惑之故以道逐天則既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一也豈有道俗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

心也以道心而爲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爲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閒而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爲又所謂倒學者獅子天資高朗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

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是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昏弱也又不幸常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啻逃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覆書言多急迫勉强出荅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恕其狂

一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奮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興於海隅乎今聞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寄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柰何柰何

覆憲副何喬新書　名臣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致敬朝夕深惟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前至

京侍郎尹公一見前以有溫泉無媿久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爲快亦終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弁陳之二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着其眼入其意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某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内篇殆亦猶是雖西山眞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

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
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峯之學似未得爲淳者
也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
而並言亦可見矣則其著而爲書豈能盡粹哉
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功同三聖之易殆過許
矣愚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
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
是泛泛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
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泛泛

務讀多書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覩其堂奧未嚌其胾安得味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真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道體之大足以爲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真能盡精微道中庸而盡乎道體之細足以爲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苟故曰某那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有餘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

愚輩亦願學程子也而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未遽得其受用也故不如且專學程子雖朱子亦學程子者也其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而覩奧步步隨其所至據其所得皆有可樂受用之實此其爲程朱之學也若物之表果有一箇可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玄虛者康節所謂老子得易之體者正亦謂此是皆於大體上見有未瑩

故喜道此語也使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見得透徹必不肯道此語也大抵此等書以聖門觀之有之似無所大補無之似無所大闕但可備一家之書而已焉又豈有文王周公孔子但能知易之象而不能知範之數必待於今人之補耶以愚觀之不但易經吉凶悔吝之占已自足爲世用恐其又皆必有微意也蓋疇數之精者只宜以授武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武亦無如之何矣

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如蓍之筮龜之卜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借吉是以聖賢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辱垂清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鑑別得失恕其狂妄進而教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為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名臣

足下與復信書末附陳生一人誰也復信意之

僕當之想其非是蓋僕猥戇寒賤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有所不能以是為時賢君子所共厭嗤彼所以厭而嗤之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居數百里色笑未相及一旦於羣訶之餘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貞亦喜於是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盛念咸出誠實則僕當一日將

廬爲貧不遠千里而惟吾子之歸喜哉喜哉吳
雄齋行姑此瀆問未承專墨不敢底盡而於起
居頌德禱禧之道亦皆簡之尚容別副

布衣嘗上書時彭韶言于大學士李賢曰近
聞有不遠萬里而詣
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
君事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
聞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
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綱而

補正學輔

皇儲隆敎本振風敎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
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上不得見於吾
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
下事苟非學之有得蘊之有素知之明而不
貳見之精而不岐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
可爲道之可行足以輔當世之政足以翼今
日之敎則不肯言也使爲布衣者得而對於
廷而罄所言展所蘊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

敎豈但爲今日之風敎哉公其言之可也李賢侍

英宗皇帝看先生心圖問曰這圓圖怎麽說賢答曰這是

陛下心如此賢又答曰自古帝王聖賢家心都是如此

英宗問曰這心可學否賢曰可學

又與翠渠周瑛書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濟亨科舉因留數日觀之又見有士子名曰衡場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辱甚矣禮義廉恥掃地盡矣僕所上正學

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纂脩入史文恨其所脩大
畧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
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爲
國家風教重不專爲僕也聞足下近在
京設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
甚美吾屬有光矣繹思嘗面言彭公已陞參議
矣但未知其何處既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
傳耶陳參政來衛嘗問及僕衛官荅以不在家
遂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

書書尾亦嘗齒及 僕 草莽無用何足沾汙也草草不備

珙 在京寄與李道位書末有云陳先生往年上書今已收入史書嘗共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忽畧甚多而先生不爲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覆陳白沙獻章書 理學名臣

白沙來書云 僕 自北京與梁芳暫游處見語盛德每惜不得一

面去秋經過洪瀨因訪張內翰廷祥留宿
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槩不一二聞之又
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任顓良
用慰沃願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開示
擬攜一二同志東遊羅浮歷惠潮達閩訪
武夷故趾尋有道者之廬而請問焉先生
尚未他出 僕更不幸制餘意但老母粗康
賤軀無疾決不負此遊也書既稱舊歲連
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問乃尒豈無一語

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僭瀆不罪

承來書欲遊武夷適合鄙願蓋亦每有念於一往也若得陪侍豈勝慰幸然幾晨夕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謹此順候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穹壤百年極久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春于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伸吟而發哉答用布匪石之忱[illegible]

右也不具

與東白張元禎編修書　理學名臣

承李僉憲惠周易旂衷一部至舟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謬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人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刊行之若干人者皆當世名人皆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板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重可哀也愚意速

將此板付之烈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采掩惡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何如試取其書詳之

與彭韶主事書

不幸凶變太宜人奄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曷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謁趙一拜柰未及何也向歲妄意至

京過承腆遇至今感嘆以爲大非矣中乃有之

下也卿卿大熱鬱重不宣

荅吳繹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云生每讀論語至于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蕢者聞而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蕢者之心又安能知聖人擊磬之心彼磬樂器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其旨何如直書於

簡末示教章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磬樂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琴瑟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是欲後世必先知荷蕢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